

第五十八章 分手擂台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閑今天該抒發的情緒都抒發了，該感慨的該傷懷的該經在他的腦子裏變成了新鮮的水泥漿，加上妹妹又談到了今天來尋自己的真正原因，自然不會再在這些大墳包子處呆著。一行人很快地上了馬車，向著京都內裏行去，在馬車上，他認真地聽著妹妹敘說著今天府裏究竟發生了些什麼，本來皺著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來，因為事情比自己想像的要簡單許多，算不得什麼大事兒。

其實事涉京都府尹，本來應該算是大事兒，隻不過官場上的這些鬥爭衝突，在如今的范閑眼中，著實算不得什麼，也隻是麻煩一些的問題。

“她是今兒晨間來的，口裏隻是說著來拜望郡主娘娘，但據藤大家的說，看孫小姐目光，隻怕還是要來尋你。”范若若壓低聲音說道：“嫂子進了宮，府裏沒個主事兒的人，加上也知道她的身份敏感，所以尋到了我的頭上。”

“有什麼好敏感的？”范閑敏感地挑了挑眉頭，極不自然說道：“如果沒記錯，孫顰兒年歲比柔嘉也大不了多少，來府上和你們說說閑話，也不算太出格的事情。”

“我可沒那個意思。”范若若一眼就瞧穿了兄長臉上的不自在，笑著說道：“隻是後日孫敬修擺壽宴，若是要請你去，當是他自己親自來下帖子，怎麼也輪不到讓自己未出閣的女兒出麵。”

“他怎麼會給我下帖子。”范閑笑了起來，“他怕我還來不及。我算是禍害了他一世的名聲。再說了，不過是個三品官員，就算要大做，也不至於煩到我地頭上。”

“肯定是有事求你。”范若若低頭想了想。說道：“隻是不知道究竟是什麼麻煩事兒。”

范閑微微一怔。這幾個月他全副心神都放在了東夷城的方向，對於京都這麵的關注少了些，不知道有什麼異動。隻是如今四海升平，慶國朝政平穩異常，怎麼會有人主動跳出來惹事兒？

想了想後，他掀開窗簾。對沐風兒使了個眼色，沐風兒會意。騎馬靠近了馬車，低頭聽著范閑輕聲的吩咐，不住地點頭。

...

車隊入了京都。繞著南城大街地邊巷進去。靜悄悄地停在了角門處。范閑帶著妹妹下車。往四周看了兩眼，像做賊一樣偷偷摸摸地親身而入。入園之後，也沒有急著去邊廳見那位孫家小姐。反而是比了個噓地手勢，躲進了第三號安靜的書房。

范若若詫異地看著他。心想一路上在馬車裏。哥哥明顯對京都府的事情極為上心，明明那位孫顰兒就在邊廳，去直接問明白便好，為什麼卻要躲在這裏？

范閑看著妹妹地神情。自嘲地一笑，說道：“畢竟是位沒出閣的姑娘家，我這麼堂而皇之地去見。實在是有些不方便。”

范若若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說道：“你還害怕這個？若真知道男女有別。三年前也不會在孫小姐的閨房裏躲了好幾日。”此言一出。她的臉都忍不住有些羞羞紅了起來。眨著眼睛看了兄長兩眼。笑嘻嘻問道：“不止我，就連嫂子思思。後來都很好奇，那幾夜，你在孫家小姐地閨房裏，究竟...是怎樣睡的？”

范閑沒有笑也沒有怒，隻是無奈地歎息道：“人家冰清玉潔地一位姑娘家，被這些傳言困擾，已經是我的不是，每每想起，都有些欠疚之意，你還拿這個來打趣，實在是不厚道。”

范若若最敬兄長，一聽此言，便趕緊斂聲無語，但心裏的好奇卻是怎樣也揮之不去。三年前京都叛亂，范閑躲在京都府地閨房之中，暗中憑京都府地手續，安排了黑騎入京，為日後地翻盤做好了準備，同時也收服了京都府，這是這幾年來，京都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傳奇故事。

很多人都在猜測小范大人和京都府尹孫敬修家小姐之間的關係，那位小姐為什麼肯冒如此大地風險，背棄自己的

父親，幫助範閑？小範大人為何在事後又大力擔保孫敬修，隻記其功，不記其仇，扶助其坐穩了京都府尹地位置，而沒有被牽連進謀叛事中？

範閑自己都不知道，那幾夜地故事，是怎樣被傳的眾人皆知，很是擔心會影響到孫馨兒的名聲，為這位女兒家帶去太多的麻煩。流言傳地最凶的時候，他有些生氣，便讓監察院去查了一下，誰知道最後竟是查到了京都府裏的丫環下人。

既然是對方園子裏不慎走露地風聲，範閑也沒有辦法去處理，隻是格外注意與京都府地關係，這三年間根本沒有任何聯絡，便是那位京都府尹孫敬修大人，大概也知道範閑心裏在想什麼，深感其情，除了公務上地來往外，便是連名帖也沒有往範府裏遞過一次。

在書房裏略呆了一會兒，沐風兒便領著他地那位堂叔沐鐵走了進來，範若若聽著敲門聲地時候，已經避到了後室。

範閑看著滿臉汗水地一處主辦沐鐵，看著那張黝黑的臉，忍不住說道：“我人雖然在東夷城，但如果京裏有什麼大動靜，你也得趕緊通知我一聲。”

沐鐵已經從侄兒地嘴裏知曉，今天大人要問的是京都府尹的事情，本來已經做好了準備，但是聽出了大人言語中的隱隱不悅，嗓子便不禁發幹起來，也不敢辯解什麼，直接將已經整理出來的卷宗，放到了範閑的桌子上。

範閑拾起卷宗一封一封看著，眉頭漸漸皺了起來，半晌後歎了一口氣。

他一心撲在東夷城的這幾個月裏，京裏確實有些動靜，不止是孫敬修，還包括另外幾名官員的日子都過地十分淒楚。戶部、吏部開始在暗中查這些官員，至於具體查核事項卻是五花八門。

在監察院裏呆的久了。範閑清楚，任何衙門都不可能完全是清玉一塊，隻要用力去查，不論是什麼由頭。總能查出些問題來。京都府衙被幾部聯合暗中查著。已經開始承受起難以承擔的壓力，正所謂風雨欲來，隻怕是快要

住了。而官場最為敏感，文武官員們嗅到了風聲，下石，也開始冷眼相看。

難怪孫敬修會忽然想到辦一個壽宴。大概他也還沒有摸清楚宮裏的意思，到底是例行地查看。還是準備借這些事情。讓自己辭官。辦壽宴，就可以明顯看一看宮裏地態度。

範閑搖了搖頭。心想這位府尹大人行事嚴肅中正。即便在京都叛亂裏站錯了隊伍。也隻是技術上的錯誤，也正是這種性子，才讓陛下又容了他三年。卻也正是這種性子。讓此人到此時還沒有看出來。宮裏究竟想做什麼。居然還妄想能夠繼續在京都府尹這個要害位置上坐下去。

範閑一眼就看出了最後官場上這道風波的深層原因。包括孫敬修在內地那幾位官員，其實屁股都不怎麼幹淨，孫敬修雖然最後立了大功，但畢竟在開始的時候。是站在陛下遺旨的對立麵。而那幾名官員則是在京都叛亂裏站的不是太穩，有些牆頭草地嫌疑陛下這是在秋後算帳。三年不晚！

如今朝政早已大定。以皇帝陛下陰厲的性情。怎麼可能還放過這些當年搖擺過地可惡臣子？

沐鐵看他在出神。吞了口唾沫。潤了潤嗓子。小意提醒道：“風頭是從戶部吏部查核開始，但肯定是門下中書點了頭才做地事情。”

這是在提醒提司大人。要讓京都府尹換人，可能是宮裏傳出來的意思。提醒範閑，可不要僅僅為了一位孫家小姐，就和陛下地意思衝突。

範閑笑了起來。他當然沒有興趣在這個時候和皇帝翻臉。而且僅僅為了京都府尹這個位置翻臉。也太不值得。陛下就算要趕孫敬修下台，也不至於要殺他。既然如此，就由著陛下發泄一直沒有完全發泄幹清地怨念吧。

忽然間他心頭一動，想到皇帝曾經答應過自己保孫敬修無礙，應該不至於這麼快便反悔，就算他想反悔，也總得看看自己地麵子，不可能讓門下中書出麵才是。

他皺眉問道：“胡大學士有沒有就此事說過話？”

如今的門下中書以胡大學士為首領，如果皇帝真的是想通過門下中書做這項安排，那麼門下中書地傾向應該從胡大學士地嘴裏表露出來。

“沒有。”沐鐵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隻是那個賀宗緯有次酒後說了一句，京都府所受地壓力就大了起來。”

整個監察院包括範宅裏地人們，都知道範閑十分厭憎門下中書的賀宗緯大人，所以沒有人敢在範閑的麵前，表現的對賀宗緯佩服，尊敬，等等任何正面地情緒評價。

範閑冷笑一聲，說道：“酒後說了一句，便讓堂堂京都府尹食不知味，這位賀大人倒是好大地威風。”

話雖如此，他也明白，以皇帝最近對賀宗緯的寵信，賀宗緯隻是借自己地口，宣揚一下陛下地心意。如果孫敬修識趣，隻怕早就已經自請辭官了，隻是這位京都府尹明顯不是個七巧玲瓏之人，竟是沒有體會到這一層。

範閑沉思許久後說道：“這件事情我知道了。”

沐鐵看了他一眼，沒有去收拾桌上地卷宗，隻是說道：“大人即便要去孫府，也隻需要提醒他一聲，沒必要做什麼。”

“知道了知道了，就你話多。”範閑惱火地揮揮手，讓他們叔侄二人退了出去。

還沒有等範若若前來，又有下人來報，楊萬裏到了。範閑精神一振，想到這廝如今在工部衙門做地極為順手，一心撲在政事之上，倒是有許久沒來請安，今兒怎麼得了閑，心裏也是高興，趕緊讓人把他請到了後宅。

沒料著楊萬裏入了書房，黑黑地臉上倒是滿臉委屈！

楊萬裏如今已經是工部河都司員外郎，地地道道地主辦官員，以這個速度。十年之內當個尚書那是穩穩當當。卻也不全是因為範閑在後替他撐腰的緣故。這位官員經歷了江南大堤上暴日地磨練，早已不是當年隻識清談救國地酸腐秀才，而是地地道道地實幹之吏。所以才會在工部升地如此之快。所以範閑今日看著他地神情。便有些詫異。

他二人低聲說了些什麼，範閑的臉色越來越難看，最後也隻是低聲安慰了幾句。便讓他離開。楊萬裏極少來府裏拜訪，範閑暗中知道此子確實是每日都耗在衙門裏，倒也不怎麼見怪，反而刻意替他省下時間。

楊萬裏出去後。範若若才從後室裏行了出來，微微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又有什麼事？”

範閑的表情有些沉重。思忖片刻後應道：“居然和孫敬修地事兒差不多同時...賀宗緯那廝倒是越來越囂張。我要保什麼人，他就把手伸到了哪裏。”

範若若安靜聽著。才知道楊萬裏最近在工部衙門裏過地也並不如何順意。戶部如今也在工部衙門裏查帳。重點便是放在他主管地都水司上，後麵甚至還有大理寺和吏部地影子。

楊萬裏每年有範閑的銀子供著，生活倒也優渥。本身又不是一個貪腐官員。內因外因相加。從他手過地帳目自然清楚無比。戶部再如何查也查不出問題來。即便是吏部私下約他問話，對他地宅子以及仆婦數量提出質疑，也被楊萬裏一句門師所贈便擋了回去。

吏部那些官員，總沒有膽子上範府向範閑當麵求證。

但是楊萬裏那邊終究是被人抓住了些小尾巴。原因其實也和範閑有關。這事兒還要從幾年前說起。大江決堤之後地兩年內，範閑主管內庫。憑借自己地手段。父親地幫助。以及夏明記還有範思轍在北方地線路。從內庫裏撈了不少銀子。再轉了幾道彎兒。又送到了當時的河運總督衙門。

那時候，楊萬裏還在河運總督衙門做事。這一大筆讓無數人心驚膽顫地銀子，主理權就在他的手上。在銀錢地運作上總有些疏差，被人抓住了一些把柄，尤其是吏部的官員更隱隱地提出質疑。這些銀子究竟是從哪裏來地？

如果這個問題真地深究下去，隻怕真要死不少人才是。但問題是從哪裏來地？範閑唇角微翹，冷笑一聲，罵道：“銀子是從老子這裏省吃減用摳出來的，陛下心知肚明，還要來查，還真是高恩厚德。”

他看了妹妹一眼，歎息道：“連戶部也在插手，看來我們範家也再難控制戶部了。”

在一個皇權地社會裏，身為臣子的範閑居然大言不慚控制戶部，實在是大逆不道的埋怨。不過他說的也不錯，當年父親範建不論是任戶部侍郎還是尚書時，整個戶部都被打理成鐵板一塊，不論是太子還是二皇子，根本都沒有辦法伸手進去，就連那年春和景明之日，陛下想借戶部之事鬧些風波，都被範建不陰不陽地擋了回去。

當年的戶部便是傳說中的獨立王國吧？如果是那時，戶部誰敢去查京都府，去查楊萬裏這個範門學生？即便擋不過上意去查，隻怕暗中也早給範閑通了氣。

隻是隨著範建的黯然歸老，皇帝不緊不慢地往戶部安插官員，調任官員，如今的戶部早已不是當年的戶部了。

範閑每每想到此點，便有些替父親大人生氣，雖然這氣實在是生的很沒有道理。

自範閑提到賀宗緯這三個字後，範若若便安靜了起來，臉上微微有些尷尬與自責。範閑看了妹妹一眼，沉默半晌後說道：“別想岔了，光憑賀宗緯還不敢對我的人動手，這定是宮裏的意思。”

“當然。”範閑低著頭繼續說道：“看來這位當紅的賀大人也是絕了與咱家聯姻，討好我的念頭，決定緊跟陛下心意，做一條忠狗了。”

他冷哼一聲說道：“賀宗緯明知道陛下把他扶起來和我打擂台，將來隻有個不得好死的下場，卻也是身不由己。既然如此，他當然希望能夠真正找到我與陛下間的大問題，不停地刺激我，希望我能真的翻船，如此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”

“陛下為什麼要這麼做？”這才是範若若心頭最大的不安與不解。

範閑微微笑了笑，自嘲說道：“陛下已經定了，讓我幾日後接任監察院院長一職。”

這是水到渠成之事，範若若也沒有恭喜什麼，心中的疑惑反而越來越濃，既然聖眷一如往日，陛下為什麼選擇此時對兄長的勢力進行打壓？

“給根胡蘿卜，便要敲一棒子，陛下時刻注意其間的分寸，這是在提醒我，也是實際上的削弱我。他並不想看到一個手中權柄過重的臣子。”

範閑看著妹妹，忽然眉頭皺了起來，微嘲說道：“而且最關鍵的是，眼前的局勢是陛下替慶國的將來安排的局麵，門下中書為樞，以胡大學士領頭坐鎮朝堂，下麵監察院和都察院互相製衡，監察院百官，如此才能保障朝廷的安寧...他這是開始在試驗性地探效果，看他百年以後的慶國會是什麼模樣。”

“可是賀宗緯也在門下中書。”範若若不解問道。

“這是因為監察院的力量太強大，以前是陳萍萍，滿朝文武，就包括我那位老嶽父在內，誰能壓得住他？後來是我，就憑賀宗緯一個都察院左都禦史的身份，加上陛下的寵信，便想抗衡我，也是做不到的事情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所以陛下不得已才讓賀宗緯入了門下中書，強行把他的品級提了提，如今又先幫賀宗緯削削我的肩膀。”

“當然，如果賀宗緯在朝中的勢力真的大了起來，陛下肯定又會幫我削削他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什麼狗屎帝王心術，平衡之道，都是吃多了沒事兒幹。”

...

範若若沉默許久後說道：“可孫家小姐...還在邊廳。”聽到此時，她已經明白，京都府尹那邊的局勢果然緊迫，隻不過聽兄長說這是陛下的安排，她也沒有想過，範閑能夠幫到孫家什麼。

誰知道範閑沉默了許久後說道：“去告訴孫驥兒，後日我必去。”

範若若吃了一驚，說道：“可是先前不是說，這是陛下的意思？”

範閑低頭，兩隻手交叉平靜地放在腹前，說道：“我和皇帝陛下這三年前有默契，如果換成以前，陛下想削我的權，我也就讓他削了，且讓賀宗緯囂張一段時間又如何？”

“可是現在不行。”他抬起頭來，笑著說道：“我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，所以我要保證我的現在還能握有足夠多的權力。”

“你要和陛下打擂台？”範若若的眼睛睜的極大，略帶不安吃驚問道。

“我還是年輕人，心裏有些火氣總是被允許的。”

範閑微微笑著，笑容極為清新可喜，根本看不出絲毫火氣，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，如今的他必須保住自己想保的每個人，用賭氣的由頭，暫時維係住自己手中的權力，這樣才能學會如此正麵那位強大的皇帝陛下。

範若若沉默許久，知道兄長的心意已經定了，不再多說什麼，隻是忍不住笑著問道：“真的不去陪那位孫家小姐說話？”

“我的很怕她以後嫁不出去，還是不見了。”範閑很無奈地說道，“就告訴她，我很期待後日的壽宴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